

蘇州文獻叢書第三輯

王衛平 主編

彭定求詩文集

上

【清】彭定求 著

黃阿明 點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蘇州文獻叢書第三輯

王衛平 主編

彭定求詩文集

上

【清】彭定求 著

黃阿明 點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彭定求詩文集 / (清)彭定求著; 王衛平主編; 黃阿明點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1
(蘇州文獻叢書. 第3輯)
ISBN 978-7-5325-7926-6

I. ①彭… II. ①彭… ②王… ③黃… III. ①古典詩歌—詩集—中國—清代②古典散文—散文集—中國—清代
IV. ①I214.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312076 號

蘇州文獻叢書第三輯

彭定求詩文集

(全二冊)

[清]彭定求 著

黃阿明 點校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惠敦印務科技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90 × 1240 1/32 印張 26.625 插頁 11 字數 644,000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300

ISBN 978-7-5325-7926-6

I·3004 定價: 9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蘇州文獻叢書》編纂工作委員會

主任委員	蔡麗新	王鴻聲				
副主任委員	繆學爲	陳 嶸				
委 員	徐春宏	朱曉平	金德政	張 欣	王衛平	
	袁勇志	馬衛中	羅時進	王稼句	吳恩培	
	朱小田					
主 編	王衛平					

總 序

王衛平 羅時進

吳之地域，自遠古形成，至今已有數千乃至萬年歷史。這一歷史的浩瀚川流，混茫遠接，涵演淵深，太湖文化於茲含孕；這片天賜的豐沃皋壤，盡望無際，滿目森茂，江南文明緣此成長；而憑陵高峻，俯瞰川原之古往今來，所映現的又不止是吳地之文化與文明，而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人類社會進步史的縮影。

初民遠逝，先賢杳渺。我們無法真正站在歷史的源頭，透過時代的時序去說明什麼，也無法站在其中任一驛站，撫摩當時的現場去顯示什麼。但憑藉前人留給我們的豐富遺產，對吳地的歷史事件、過程、走向、結果都可以做某種程度的考證，做力所能及的還原，而視今探古，唯物以求，也能進行一定意義上的總結。吳文化，正是人們對吳地古往今來一切物質和精神現象的概括、提煉、呈現。她是吳地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的“人文化成”，即“文”作為一種存在意識和方式“化”入生產、生活、生命而形成的物質和精神的發展成果。

考察吳地“人文化成”的過程，當着眼於地、人、文三者的互動共生的關係。“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這在吳文化研究中是非常必要的。自然地理環境在吳地的歷史發展中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是人才與文化產生的土壤。正如陳去病云：“端委化俗文明開，延陵觀樂中原回。四科言氏尚文學，宗風肇起孳胚胎。加以

太湖三萬六千頃，澄泓渟蓄何雄恢。朝鍾夕毓孕靈秀，天然降茲追屈攀宋之奇才。”^①穆彰阿亦謂：“蓋聞文章之事關乎其人之學之養，而其所由極盛而不已者，則非盡其人之學之養爲之，而山川風氣爲之也。江南乃古名勝之區，其分野則上映乎斗牛，其疆域則旁接乎閩越，而又襟長江而帶大河，挺奇峰而出秀巘，故其靈異之氣往往鍾於人而發於文章。”^②正是清明靈秀的地理環境作用於人，方促進了“詩書之澤”、“文獻之邦”的形成，使得唐宋以來，尤其是明清時期，吳地出現了海內千百年從未產生，其他地域環境中也難以復現的人文盛景。這裏不妨看一看嘉靖年間陸師道在《袁永之文集序》中對明代吳中文苑巨匠騰躍景況的描述：

吳自季札、言游而降，代多文士。其在前古，南鏐東箭，地不絕產，家不乏珍，宗工巨人，蓋更僕不能悉數也。至於我朝受命，郡重扶馮，王化所先，英奇瑰傑之才，應運而出，尤特盛於天下。洪武初，高、楊四雋，領袖藝苑。永宣間，王、陳諸公，矩矱詞林。至於英孝之際，徐武功、吳文定、王文恪三公者出，任當鈞冶，主握文柄，天下操觚之士，向風景服，靡然而從之。時則有李太僕貞伯、沈處士啓南、祝通判希哲、楊儀制君謙、都少卿元敬、文待詔徵仲、唐解元伯虎、徐博士昌穀、蔡孔目九遠先後繼起，聲景比附，名實彰流，金玉相宣，黼黻並麗，吳下文獻於斯爲盛，彬彬乎不可尚已。正德、嘉靖以來，諸公稍稍凋謝，而後來之秀，則有黃貢士勉之、王太學履吉、陸給事浚明、皇甫僉事子安，皆刻意述作，力追先哲，而袁君永之，寔頡頏其間。^③

① 《陳去病詩文集》卷一《浩歌堂詩鈔》，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

② 潘世恩《潘氏科名草》，光緒三年吳縣潘氏燕翼堂刻本。

③ 《袁永之集》，明嘉靖二十六年姑蘇袁氏家刊本。

這是一份“文壇點將錄”，然而才開到明嘉靖中期，已是繁不勝舉了，後來之英哲宗師復有多少？綜觀歷代，豈能盡數！這是值得吳中，即今天蘇州驕傲的成就。對於吳中這一人文盛況，我們應當從吳文化的層面上加以研究。

這一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吳文化具有歷史的屬性，也有現實的價值。廣袤的吳地，現代的發展與成就，與其過往悠悠的步履迹脉相連。今日萬物生命之根系，存在於歷史的土壤中；當下事物運動之動能，亦由歷史而累積。因此回望吳文化，不但可以建立一種文化自信，也能從傳統中為人們今天所從事的事業，尋求到借鑒與經驗。除此之外尚應看到，吳文化是地域文化，具有鮮明的地方性特點。這種地方性特點，正包含了豐富的地方經驗，她不但是方言音聲、風俗習慣、社會公序等形成的條件，也是在文化層面上與其他地域進行比較、映照的根據。從這一意義上說，研究吳文化，就不僅僅具有某種地方性意義了。她是對吳文化寶庫的建構，也是對民族文化寶庫的豐富。

吳文化研究，可以從不同路徑進行，而最基礎性的工作，當推文獻整理。1918年冬，吳江一批有識之士認識到地方文獻保護的重要，由柳亞子和薛鳳昌發起，成立了“吳江文獻保存會”（又稱“松陵文獻保存會”），其《吳江文獻保存會書目序》曰：

吾吳江地鍾具區之秀，大雅之才，前後相望，振藻揚芬，已非一日。下逮明清，人文尤富，周、袁、沈、葉、朱、徐、吳、潘，風雅相繼，著書滿家，紛紛乎蓋極一時之盛。且也一大家之出，同時必有多數知名之士追隨其間，相與賞奇析疑，更唱迭和；而隔世之後，其風流餘韻，又足使後來之彥聞風興起，沾其膏馥，而雅道於以弗替。用是詞人才子，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

卷盈乎緇帙，斯故我鄉里之光也。^①

松陵一地之文獻尚且如此，蘇州一府文獻之富就更為洋洋可觀了。“文獻無徵，後生之責。夫責固有之，情更應爾。”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吳中文獻做有計劃的整理和研究，在現代學術理念指導下，建構與蘇州文化、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文獻庫，作為儲存吳文獻、發展吳文化的平臺。

兩年前，經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領導小組批准，我們蘇州大學建立了江蘇省吳文化研究基地。這是一個面向環太湖地區，面向江南，全面研究吳文化的科研機構。我們擬將吳文化之文獻作為研究重點之一，而蘇州是吳文化的核心地區，自然希望利用在地研究的條件，首先從蘇州文獻整理入手。蘇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地方文化建設，對地方文獻整理具有自覺的文化意識，非常支持這項工作，特別設立了專門項目，於是便有了這套蘇州文獻整理研究的系列。

文獻，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古人以經史子集劃分四部，而每一部又有眾多類別。這些類別的著作在蘇州文獻中無不具備，由於各方面條件的限制，我們難以窺其全豹，畢功一役，故叢書擬擇其精華而選，逐步整理面世。而在選擇中尤其注意有代表性，且到目前為止尚未見整理的著作。古籍整理是一項學術性很强的工作，我們希望盡可能遵循學術規範，精益求精，但一定會不同程度地存在問題，尚望各方面人士給予批評指正，使我們的整理工作不斷走向完善。

（作者王衛平為江蘇省吳文化研究基地主任、羅時進為江蘇省吳文化研究基地首席專家）

① 張明觀、黃振業編《柳亞子集外詩文輯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89頁。

前 言

彭定求(1645—1719)，字勤止，號訪濂，又號復初學人，晚年自號止庵、南畝老人，時人稱南畝先生，清代蘇州府長洲縣(今江蘇蘇州)人。蘇州彭氏可謂吳郡望族，祖籍江西臨江府清江縣，明太祖時從征，徙居蘇州府長洲縣，隸衛籍。彭氏定居蘇州以後，家族門風開始發生從武轉文的變化，五傳至南窗公，“隱德遐壽，名輩推重”。至高祖梧山公彭天秩，中嘉靖四十年(1561)舉人，這是蘇州彭氏有科舉功名之始。自此，蘇州彭氏代有登第者。彭定求曾祖蓼蔚公彭汝諧中萬曆四十四年(1616)進士，汝諧之子敬輿公德先為崇禎間貢生，著有《蘇州賦役條議》、《江海防禦事宜》等。德先之子即定求之父雲客公彭瓏，順治十六年(1659)進士。彭定求就是出生於這樣一個學術文化門風已經完全成型的家庭。

彭定求生於順治二年(1645)五月初九日，五月清兵下江南，傳檄吳下，“時公生甫三日”，其父彭瓏挈家避兵於光福山中。定求自幼秉承庭訓，六歲入學讀書識字。十一歲侍父左右，接受程朱理學，後又師事清初著名理學家湯斌，研習理學。受其父和湯斌的影響，定求對理學發生濃厚興趣，潛心於理學研究。康熙十五年(1676)，會試、廷對均第一，賜進士及第，初授翰林院修撰。彭氏一生仕宦時間不是特別長，且數進數出，皆屬清華之地。歷官國子監司業、翰林院侍講，曾於康熙二十四年(1685)充日講、起居注官，纂修清太宗、清世祖兩朝《聖訓》。由於定求在國子監日與繼任上司

祭酒不咸，見解齟齬，加之身體健康狀況不是特別好，頗萌遠避宦海之意。康熙三十三年(1694)秋，升官翰林院侍講後三日，遂浩然請歸，從此絕意仕途。其間除曾於康熙四十四年(1705)短暫赴廣陵，主持《全唐詩》書局事務，前後約二年有餘；五十二年(1713)赴京朝賀康熙帝六十壽辰外，其餘絕大部分時間賦閑家居，平日以讀書課子孫自娛，與知交好友亦或有往還，優遊林下，恬然終老。《清史稿》、《清史列傳》有傳，皆十分簡略，且錯誤迭出^①。

彭定求著述頗富，根據性質和內容可以分成三類：

第一類是理學方面的撰述，主要著作有《陽明釋毀錄》若干卷、《儒門法語》一卷、《學易纂錄》一卷、《姚江釋誣錄》一卷、《密證錄》一卷和《明賢蒙正錄》二卷等。彭定求在理學上，獨樹一幟。由於受到家學、師承授受關係的影響，彭定求遠紹陸王之學，近承孫夏峰、湯潛庵，平生最爲服膺推重陽明先生。明清時期，學術領域內門戶依傍現象極其深重，程朱之學與陸王心學處於對峙的局面，壁壘森嚴。大凡推崇程朱之學者必貶斥陸王心學，重陸王心學者則必輕程朱之學。彭定求却能够拋却門戶之見，不排斥程朱之學，而試圖調和陸王心學與程朱理學。他認爲，王陽明雖是繼承自象山之學，但實際上亦推崇考亭之學。陽明思想中吸收有不少朱熹理學的成分，陽明心學對朱陸之學其實是兼收並蓄。彭氏好友楊瑄說：“朱陸異同，理學心學之辨，爭勝角立，紛紜膠轕而未有已。愚竊惑焉。試觀近代人物，如鄒東廓、羅念庵、張陽和、劉念臺諸先生，其學彌陽明而祖象山者也，卒能羽翼六經，干城名教，清風亮節，皎然與日月爭光。世未嘗少有訾議，而何病夫陸王？故論學者不當區別門戶，以概其爲人，而當體驗身心，以得其所以爲學。千途萬轍，一致同歸於吾友彭公，信之矣。”可以說，在當時整個學術的大環境下，這確屬難能可貴。不僅如此，彭定求還諄諄告誡門人，“無妄生門戶異同之見，騰口說而遺踐履”，研習理學當以劉宗

周《人譜》、《證人會約》二書爲入門之徑，勿嘵嘵於紫陽、姚江之辨也。《清史稿》將彭定求列入《儒林傳》，良有以也。彭定求的這一類作品，對於我們今天研究明末清初時期的哲學、思想、學術和文化等內容，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和文獻價值。

第二類詩文，主要作品編輯成《南畝詩稿》二十七卷、《南畝文稿》十二卷和《南畝續稿》三卷。

彭定求仕宦時間不長，家居長達二十五年有餘。因此彭氏詩文集中關於國家政事、財政賦稅等內容的奏章疏陳一篇都沒有，這對於傳統時代的士大夫來說，似乎是彭氏文稿的一個缺陷。然而，正是由於彭定求長期家居的生活經歷，使得彭定求的詩文作品保存了大量有關地方社會歷史與文化的內容，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是我們今天研究彭氏理學思想、家族歷史、交遊往還、明清時期江南地區社會，尤其是清代蘇州地方社會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

彭定求的詩歌作品以五言古詩、七言律詩爲主。彭氏恪守“文以載道”之義，詩歌推崇陶淵明、陸放翁，兼具少陵、香山之風，文字質樸醇厚，渾然而成，毫無纖靡之氣。其門人王原謂“竊以先生詩文之雅正醇厚，無佻宕纖靡之習”；另一門人婁東唐孫華則云：“其詩屏絕淫哇，歸於大雅，即事成篇，皆有春風沂水之趣。”又言：“蓋未嘗瑣續詞章，而儷偶精工，吐詞警拔，可謂秩秩德音者矣。”彭定求的詩歌涉及天氣物候、自然災傷、吳中地方形勝遺迹、風土人情、文人士夫交流往還、本人出行訪遊、師友紀念、彭氏家族歷史與姻親聯屬以及康熙皇帝巡幸江南等內容，以實錄的手法將之一一載諸筆端。聊舉數例以證之。

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全球範圍進入了一次規模較大、時間持久的“小冰河期”，氣候明顯變冷，天氣變異明顯，極端氣候頻繁出現。這一時期氣候條件的變化是明清鼎革過程中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這次小冰河期斷斷續續，餘緒延及乾隆初期，致使百

餘年的“康雍乾盛世”蒙上了一層淡淡的陰影。關於這一時期的自然環境，彭定求的詩歌作品中多有記錄，差不多連續記錄了十五六年的氣候變異及自然災傷狀況。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年(1695)，對於江南地區的人民來說，是多災多難的一年，陰陽失調，風雨愆期。正月初二日，蘇州地區開始降下一場大雪，持續時間非常長，到二月中才結束。《南畝詩稿》卷一《乙亥集》中有六首詩作記錄了這場大雪，其中《四日雪中齋居》云：

竟夕嚴飆駭不周，推窗積雪滿城頭。
天公有意羣芳壓，色界無端幻景留。
蕭寂應穿東郭履，清狂欲問剡溪舟。
西園高會休相訝，齋禁新年廢酒籌。

緣於大雪之故，導致彭定求與諸友人事先約定的公會亦無法舉行。這場大雪，也令彭定求甚是擔心會影響到農事的進行，他在《用東坡聚星堂雪禁體詩韻同良翁作》一首中表達了這樣的憂慮：“每歲農祥占尺雪，青幡迎暖弛寒烈。竭來土牛驀地驚，彌漫直屈上元節。”

本年自立春日起，雷雨遂作，斷斷續續，未嘗停止過，大水造成嚴重的洪澇災害。彭氏《夏至大雨徹夜枕上歎二首》云：

其 一

百五十日雲根濕，白波渺渺三蒔及。
陰陽遲錯麥無秋，秧針又見漂原隰。
蛙鳴水底靜逾喧，鳩逐林中啼似血。
狂恒之徵聖豈欺，吹來龍角愁霖急。

其 二

前年雲漢歌蒿目，今年頓作霖鈴曲。
潤積衣篝怯暮寒，暗侵鐙炮沉朝旭。
徹夜空階跳白珠，橫落長蛻勢洄復。
披衣起坐曙光微，貧家辛苦留饘粥。

水災導致農事失時，稼穡艱難，糧食減產，嚴重影響到農家的生計。彭氏在勸農詩中說道：“南園稻田百頃，耕者多營他業，欲如鄉村補救旱澇，不可得也。前年大旱，今年大水，地利盡棄。余有田三十畝，倡率鄰家共修人事，卒莫之應。僅就遠屋十畝自僱園丁，編竹負土，桔槔徹夜，勞費特甚，非期厚收之報，亦以稼穡艱難，義宜服習云爾。”舉一而反三，推一室而知衆生。迨至立秋，又是風雨大作，定求在《立秋風雨大作二首》其中一首無奈地歎息道：

伏日方臨暑頓收，蕭蕭白帝豫鳴秋。
雄風兼逐雌風下，細雨仍和急雨流。
鄭白渠涇嗟澤國，蛟龍窟潰憫農疇。
化工也覺無端甚，轉轂奔輪不少休。

屋漏偏逢連夜雨。次年，即康熙三十五年(1696)，又是一個大水災荒歉收之年。《南畝詩稿》卷二《丙子集》中有兩二首非常紀實的詩篇，其一《望雨》云：

望雨終宵首暗搔，龍湫何處湧驚濤。
田功艱甚施蔗蓑，世態紛如費桔槔。
風伯轉輪迷北陸，雲師斂陣度東臬。
幽蹤千載思沮溺，垂白爲農敢告勞。

這一年，江南地區普遍發生了大水災，彭氏所謂“時聞海漲異災”。遷延至七月下旬，風雨大作，彭定求在《異哉行爲七月二十三日大風雨作》中，終於壓抑不住情感，對上蒼發出了憤怒的控訴：

異哉秋氣何怒號，豐隆屏翳凌長霄。
海疆已報萬戶漂，浮屍一夜填蓬蒿。
瀰漫陰沴鬱不消，闔閭城邊騰洪濤。
起自申酉連來朝，天柱幾傾地軸搖。
長旗大旆紛飄飄，金戈鐵馬爭咆哮。
棖楹垣壁無堅牢，千林震蕩摧松喬。
低窪積漲流滔滔，不爲魚兮將營巢。
魂驚魄悸無遁逃，鹿皮翁去家誰招？
復愁壟畝沉青苗，枉告艱辛施蓑蓑。
奇災似此目罕遭，人言巨壑興潛蛟。

.....

箕畢離垣萬象淆，去年淫潦侵江皋。
半村輟耒民蕭騷，今年罹殃更哀慄。

在接下來的幾年光景裏，江南地區的氣候一直處於極不正常的狀況之下。康熙三十六年(1697)，梅花遲至三月始開，彭定求有《梅花三月始開紀異五首》；三十八年(1699)，陽春三月初八日始降雪，彭氏吟道：“雪飛何太晚，應律已陽春。六出花全減，三微氣始屯。”三十九年(1700)，上半年干旱，下半年霖雨連綿，《南畝詩稿》卷六《庚辰集》之《夜雨不寐》有云：“暑闌曾憫旱，秋盡合占晴。何意連宵雨，愁心續續生。燈昏迷蝶夢，溜急亂鷄聲。禾耳將生矣，馮誰問五行。”四十一年(1702)，氣候十分反常，四月末驟暑，五月開始大雨不斷，吳中地區水田漂沒無算，定求有《四月杪驟暑紀異》

一首。大致說來，這種變化異常的氣候狀況，一直持續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前後。因此，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南園水荒輟作之際，彭定求作《勸農歌》四首，其中有云：“十年半荒，曾莫之省。我雖一區，敢告同井。”據上，康熙中葉江南地區的氣候與自然災傷情況可見一斑。

交遊登臨是傳統時代文人士大夫們生活的重要內容之一。雖然彭定求家居期間，深居簡出，更少遠行，自陳二十年不至虎丘。但是一旦出遊，皆有紀遊之作。因此彭氏詩稿中也保留有不少紀遊詩歌作品。這些遊記作品，既是我們觀察彭定求個人生活狀態的實錄，也是後人研究明清時期吳中形勝古迹變化與社會變遷的重要參考史料。例如，《南昀詩稿》卷一《乙亥集》中有《玉遮十景》組詩十首，記錄下了玉遮山一帶的風景名勝卧牛峰、讀書堂、鉢盂泉、仙人洞、千步街、洗硯池、積綠園、卧花坡、千年松、百丈崖。玉遮，位於今蘇州城西的東渚鎮，現在是蘇州著名的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今天這裏的風景名勝基本蕩然無存。三百年來，山谷陵替，令人不免產生滄海桑田之感慨！

康熙三十七年(1698)四五月間，彭定求獨舟單櫂遊太湖東西山，登縹緲峰而返，《南昀詩稿》卷四《戊寅集》一一記錄下此次訪遊路線：出石湖，入穹窿山，由穹窿到玉遮山，胥口夜泊，太湖口謁伍相廟，從東山泛舟到西山，入林屋洞，訪毛公壇，宿包山寺，遊洞山，遊石公山，宿石公庵，過大小龍渚入消夏灣，登縹緲峰，而後返回。足跡所至之處，便賦詩一首，生動活潑地勾勒出彭氏家居時期恬淡的士大夫生活情狀。三十九年(1700)，定求第三子日乾夭折，族中人訃告頻傳，師友接二連三先後謝世，心情大為受挫，四十年自卜地未得，在極度錯綜複雜的心情之下自撰《生壙志》，春夏之交又大病一場，直到八月方才痊癒。病癒後，定求又作東山之行，出閩門，九月四日舟過山塘，作詩四首：《五人墓》、《張中丞玉笥先生祠》、

《劉公墩》和《葛賢墓》。茲舉《五人墓》一首以見：

偶泛蓬舟繞郭來，摩挲墓碣入徘徊。
重看俎豆登鄉社，尚想干旒捍黨魁。
白刃爭櫻十載烈，青雲並附九京哀。
蕭蕭松柏凌秋爽，灰劫銷沉安在哉？

五人墓址，即當年蘇州巡撫毛一鷺爲闖魁魏忠賢所建生祠處，爲蘇州市民毀而建爲五烈士墓。幾百年過去了，這些曾經的忠義之士的軀體雖然先後殞滅，但是他們的精神魂魄却穿透了歷史的長空，永垂寰宇。彭定求的這些遊記詩作，又何嘗不可視作李氏《洛陽名園記》之亞呢？吳中形勝之盛衰，天下治亂、社會變遷之候也。

此外，《南甯詩稿》吟詠到的其他如家族興衰、悼念師友、同志往還應酬等方面的內容，皆具較高史料價值，不復一一贅述。

彭定求的文稿，包括序三卷，記一卷，碑傳、墓誌銘、墓表、行狀六卷，誄文、書信一卷，以及題跋、贊、雜著一卷，通計十二卷。彭定求文稿是研究彭氏家族歷史、清代前期學術史、理學思想、圖書出版史、政治史、地方風俗、社會倫理道德和清代前期一些重要歷史人物的重要史料。例如，《巡撫江寧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升任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湯公祠碑》、《江寧初建兩江總督兵部尚書都察院副都御史于清端公祠碑》和《光祿大夫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吳文僖公墓誌銘》，是研究湯斌、于成龍和吳正治等著名歷史人物比較翔實的傳記資料，至今仍具不可或缺之參考價值。

第三類是纂輯之著，定求門人王原說：“（先生）年未及艾，辭榮恬退，寂處閨修。”又說：“又時取先哲遺文墜行，搜討而表章之。”纂輯之作主要有《道藏輯要》，彭氏從《道藏》中擇其精要者 169 種，按二十八宿字號爲序，纂爲二十八集，付梓印行。此外，還曾輯錄《忠

介遺事》一卷、《湯潛庵先生文集節要》八卷諸書。

過去，彭定求著述的不同版本基本上都收藏於國內幾家大的圖書館，普通人一般不易得見。比如，蘇州圖書館收藏有清光緒揚州府學刊《四語彙編》本《儒門法語》和光緒九年（1883）家刻本《南昫詩稿》、《南昫文稿》等彭氏著作；上海圖書館收藏有清康熙刻本《儒門法語》（不分卷）和浙江書局本《儒門法語輯要》（一卷）等。其中又以國家圖書館收藏《南昫詩稿》、《南昫文稿》的版本最爲全面系統，有康熙年間刻本、同治刻本、光緒家刻本《南昫詩稿》和《南昫續稿》，以及雍正四年和光緒九年家刻本《南昫文稿》。

事實上，《南昫詩稿》和《南昫文稿》並非彭氏的全部詩文著作。除此之外，彭氏至少還有《卧蒿集》、《歸田集》。定求自言兩次丁憂期間，“服既闋，以疾展假，歲辛未迄癸酉，三載中存詩若干首”，最後勒一編，謂之《卧蒿集》。《歸田集》乃定求“甲戌秋請告旋里諸詩”，以旅中應酬、贈答之作爲主。根據彭氏門人王原的說法，《南昫詩稿》是彭氏生平自訂稿，始自乙亥年，即康熙三十四年（1695）；而《卧蒿集》始自辛未迄於癸酉，即康熙三十年到三十二年，《歸田集》自癸酉冬至甲戌秋，即康熙三十二年冬至三十三年秋，則《卧蒿集》、《歸田集》是康熙三十四年以前的詩集明矣。顯然，這些仍非彭氏全部詩歌作品。就目前所知情況來看，包括《卧蒿集》、《歸田集》在內的不少彭定求詩歌很可能是散佚了，因爲光緒七年（1881）彭氏開雕彭定求詩文稿家刻本，梓刻的也僅是《南昫詩稿》和《南昫文稿》，未見《卧蒿集》、《歸田集》二集，甚至《南昫詩稿》初刻本卷八中有《素食》一首，在後來的長洲彭氏家刻本中却反而沒有了。之所以出現這種情形，蓋彭氏後嗣亦未能搜求到彭氏生平其他詩作，不得已只得照舊翻刻。

《南昫文稿》不是彭定求生前定稿，而是在其去世以後，由定求子孫和門人共同整理、編輯、校定而成的，雍正四年（1726）劖劖告